

# 貝克談「未來太平洋伙伴關係之架構」

——在紐約「亞洲協會」演講全文

禹如鍵譯

美國國務卿貝克六月二十六日在紐約「亞洲協會」發表演說時，呼籲西方，勿被中國大陸民主運動遭致鎮壓的一時激憤所蒙蔽。他並且警告說，建立未來太平洋經濟合作的新政治組織若缺少中共，便不完整。

貝克說：「中國遭遇了一次可悲的挫折，但事情尚未了結。」他說，布希總統雖已嚴辭譴責過去一月來的殘暴事件，美國與其他國家也已停止與中共正常往來，但「倉促的中斷」過去二十年來建立的「積極的中（共）美關係」，對雙方均無益處。

他說：「中國（共）與自由民主的約會，正如它與太平洋進步中國家的約會，兩者均不可拖延太久。當黑夜之後的光明降臨時，我們會適時伸出援手。」

貝克此一演講的重點在強調必須建立新組織，以推動日後亞太地區的多邊合作。他表示在未來至東南亞國協訪問之行中，將在汶萊與東協諸國領袖討論建立此種組織的可能性，此將依據以下主要原則為基礎：

- 一、該組織必須涵蓋多方面，舉凡經貿事務、文化交流，以及保護天然資源，均包括在內。此外尚須「具開創性的分擔責任」。(Creative responsibility sharing)。
- 二、任何泛太平洋的組織均須是兼容並蓄的實體，且有助於拓展貿易與投資。
- 三、如此一個泛太平洋組織應承認本區各種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以及互異的發展程度，並認同民間進取心與自由市場政策乃促進彼此進步的最佳途徑。

以下是貝克演講的全文：

謝謝以上的介紹詞。我很榮幸能參與「亞洲協會」的此次集會，尤其樂於與日本外相三塚博一同出席。身為民主大國的代表，三塚外相與我們全體均了解，自由政體有賴於見聞廣博且熱心公益的公民。因此，「亞洲協會」可為其促進美國對東

亞及太平洋邊緣地區了解所作的貢獻，感到驕傲。諸位參與這個協會，也均對我們的國家利益有特殊貢獻。

我們對亞太事務的認識因戰後時期的結束而更形重要。亞洲亦如同歐洲，一個新秩序正在形成之中。固然成長的過程會有痛苦，「中國」即是一例，但新的秩序中却充滿希望與前景。我深信，美國基於在該地區有衆多友邦，因此必須在建立新秩序的架構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新秩序漸成形之際，有許多重大的挑戰必須面對。不論在亞太地區與世界其他地區，要求民主是當代最重要的政治事實。菲律賓與南韓已成功的轉變為自由政府。然而，很不幸的，去（一九八八）年我們看到緬甸，最近是「中國」，這兩地毫無進步的保證。

另一項挑戰則來自太平洋邊緣地區的經濟成功。經濟上的成就帶來新的責任。隨著急遽成長而來的是衆多威脅著開放貿易體系完整性的失衡現象。

最後，我們尚須面對安全的挑戰。中南半島的衝突持續。在朝鮮半島上，重兵對峙的情勢依舊存在。亞洲其他地區，戰後的安全佈置因經濟束縛、不同的威脅與高漲的民族主義而呈現緊張。然而若無法就防禦問題達成地區共識，其餘一切的成就均不實在。

太平洋地區顯然對美國日趨重要，因此布希總統與奎爾副總統在就任後一百日內相繼訪問了亞洲。幾天後我即將赴東京，會晤菲律賓多邊援助計畫（the Philippines Multilateral Assistance Initiative）的其他捐助者，然後前往汶萊，與太平洋最具積極意義的地區性組織——東南亞國協的外長會談。

我此行的目的是確立新的太平洋合作關係的架構。為建立此一新合作關係，我們需要美國繼續參與該地區的政治、商業與安全事務。我們需要日本更具開創性的分享全球的責任，同時也需要一個增進整個太平洋邊緣地區經濟合作的新組織。

### 新合作關係的要素：美國的參與

一個新的太平洋合作關係必須奠基於美國的參與之上。布希總統曾很正確的指出，美國是歐洲強國，也是太平洋強國。我們將永遠是太平洋國家。

我們與該地區的利害關係極大，如一九八八年我們與太平洋彼岸的貿易總額達二千七百一十億美元，遠超過與大西洋彼岸的一千八百六十億美元。一九八二年以來，美國與東亞的貿易成長了一倍以上。

我們外銷市場中的前二十名，目前有八個在太平洋。美國在當地的投資超過三百三十億美元，且佔美國企業在海外收益的百分之二十三。

不過太平洋地區的繁榮有賴該地區的和平。四十年來，美國提供的安全體系使得該地區得以欣欣向榮。美國前瞻性部署的嚇阻武力，依舊是太平洋地區安全所不可或缺的。正如簽署撤除中程核武條約所顯示的，我們不會爲了增進另一地區的安然而犧牲亞洲。

如今，我們的盟邦日趨強大繁榮。而降低政治緊張情勢與威脅性軍力也可能出現新契機。

的確，我們可覓得創新途徑，以確保彼此之防禦。同樣肯定的是，我們必須避免錯誤的自滿。過去四十五年中我們曾在東亞打過四次重要戰爭。不論是我們或盟邦均不願再啓戰端。

我認爲事實俱在，結論亦理所當然，即美國獨一無二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力量，是太平洋繁榮安定的基石。同時改進地區性合作關係，一則反映我們盟邦與友邦的成就，再則可進一步強化安定繁榮之基礎。

### 美日全球合作關係

太平洋國際關係中，對該地區與全世界最重要的，莫過於我們與日本的聯盟關係。

過去十年此一關係歷經了基本的改變。日本已成爲世界強國，我們爲此潛力無窮的成就喝采。但爲充份發揮其潛力，美日必須建立確實符合全球性的新合作關係。

此種全球合作的基礎正在奠定之中：

——日本正負起更多共同防禦的責任，並提供駐日美軍經費的百分之四十。

——最近達成協議的共同發展FSX戰鬥機計畫，是我們加強國防與科技合作的一大進展。

——日本不久即將成爲提供海外開發援助最多的國家。它在菲律賓援助計畫中的角色，充份顯示，日本在支持正形成中的民主國家與分擔責任上，可發揮更大力量。

——最後，日本已主動表示，願協助緩和國際債務問題。

當然，還有其他問題會成爲此一全球性合作關係的課題，包括環保及維持國際和平。但其宗旨十分明確，日本將其國內與地區性的成功；更充份地轉換爲更廣泛且責任更重大的國際角色的時機已經成熟。今天我很高興能在此向日本外相三塚博表示，我盼望與日本的合作關係能更爲密切。

此種不斷增長的關係有賴我們兩國調整對未來的展望與政策。此種需要在貿易上已十分明顯。兩國雙邊貿易關係始終在紛擾中。宇野宗佑首相本人，在首次向日本國會發表重要演說時，說得最爲貼切。他呼籲日本「著手糾正那些就客觀而言是不公平的措施與陋規」。雖然我們在貿易領域已見到若干進展，但日本市場的全面開放仍有待努力。同時我們期望「前川報

告」(Maekawa Report)所主張的結構性改變能完全付諸實施。

美日必須體認彼此的關係多麼密切，因此我們正打算展開一項檢討經濟結構的計畫，其目的在找出阻礙雙方降低經濟不平衡的因素，並擬定行動計畫以消除之。

不僅日本，美國也需有所改變。正因如此，布希總統決心改善美國的狀況——改進教育，提高競爭力，及減少在我國經濟中比重極高的貿易及預算赤字。同時我們仍將反對威脅世界貿易體系的保護主義壓力。此種結構性改革的挑戰，不僅只有日本必須面對。

## 太平洋經濟合作

接下來談到此一架構的下一部份——為增進整個太平洋地區經濟合作而建立的新組織。去年亞洲內部的貿易額接近二千億美元，這反映出太平洋邊緣地區經濟統合的迅速程度。然而不同於歐洲的是，亞洲缺乏適當的地區性組織來處理此種相互依存關係所產生的後果。許多著名政治家與具影響力的組織均曾建議彌補此一缺憾的方法——其中包括澳洲總理霍克及三塚博任職期間的日本通產省——其宗旨均在改善經濟合作，以及提供區域性溝通場所，以討論各種共通問題。

顯然，有必要建立太平洋邊緣地區多邊合作新組織的構想，實現的時機已成熟。

參與創立此一新機構將可證明我們全力且持續的投入此一地區。而且藉著進一步在國際體系中推動市場經濟的發展與整合，我們可強化信守同樣原則的國家的集體力量。

我打算在此行中詳細探究建立此一組織的可能性。美國將不提出確切的藍圖，相反的我們將尋求共識，自不同的計畫中擷取其精華。此一新組織應基於以下重要原則：

第一，不論任何組織形態均須涵蓋廣泛的問題，由經貿事務延伸到文化交流及保護太平洋區自然資源等問題。

如此，該組織將採納布希總統所說的「創新的責任分享」，亦即每一政府應依其資源多寡及能力強弱而行動。所有各國經濟應受惠於全球貿易體系，而各國也應依本身資源與能力來促進此一體系。

其次，任何泛太平洋組織必須是兼容並蓄的實體，有助於拓展貿易與投資。它必須有益而非有害於目前已存在的努力，如關貿總協定的烏拉圭回合談判、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或東協等區域組織。它必須植基於對市場經濟的信念，以促進商品、服務、資本、技術與思想的自由流通。

第三，一個泛太平洋實體應承認社會經濟制度的多元化，以及該區域中不同的發展程度。此外，我們應承認民間進取心與自由市場政策是提供個人機會與提高生活水準的最佳途徑。

今天，三塚外相與我曾論及成立此一新組織的可能性。而我本週與澳洲總理及下週與東協友人會晤時，也會談及此事。若能達成共識，我們將支持霍克總理的提議——在今秋召開部長級會議，以作為發展此一太平洋新組織的第一步。

### 與中共間的積極關係

美國完全的介入，與日美全球性合作關係，以及建立太平洋經濟合作的新政治組織，是亞洲未來發展的關鍵因素，然而缺少中共，此一未來將有所欠缺。而目前更甚於過去，中共在太平洋區投下了長長的陰影。

中共在經濟上已大有進步，國民平均所得在十年內提高一倍。向西方貿易、技術及投資廣開善門是其改革的重心。簡言之，就是中共已決定加入該地區的進步行列，而非自絕於外。

然而歷史證明，經濟與政治改革乃一體的兩面。現在此一道理已表現得再明顯不過：中國大陸政治改變的步調顯然不符合人民的期望。

布希總統曾以最強烈的措辭譴責過去一月來的殘酷事件，我們與他國已暫停與中共正常的交往，但我們與世界其他國家切不可因此次鎮壓導致的激憤，蒙蔽了我們對新求變壓力的體認。

中國大陸已遭遇悲慘的挫敗，但故事尚未了結。正如總統所說：「共產國家的民主化過程絕不會一帆風順，我們對其挫折的反應必須是鼓舞而非遏阻進步。」

此即為何我們要作有限度的（measured）反應。匆促的中斷過去二十多年辛苦建立的中（共）——美積極關係，對我們與中國大陸人民均無好處。尤其對成千上萬人民渴望民主之情毫無幫助，在上百萬的民衆四處遊行支持天安門學生之際，此種渴望已顯現無遺。

在此我更進一步的言明：美國政府與人民將擁護我們所珍視的民主價值。中國大陸目前的領導階層固已清理了天安門廣場，却清理不了人民的良知。中國大陸與自由民主的約會，正如它與太平洋進步中國家的約會，均不可延誤太久。當黑夜之後的光明來臨時，我們會適時伸出援手。

### 太平洋地區衝突

最後，我們與全太平洋地區必須面對現存威脅和平的主要衝突——朝鮮半島與中南半島。

我不得不很遺憾的指出，北韓政權尚未放棄劃地自限的孤立，或是企圖破壞大韓民國穩定的壓迫戰術。我們將繼續探求得以減低南北韓緊張關係的暗示，尋覓擴大開放政策與軍事透明化的跡象。我們的政策是，經由相關各方的對話，尤其是

南北韓直接談判，以促成和解。我們仍將維持對南韓安全所有的承諾，以促進和解的進展，防止武裝衝突。

在高棉，槍戰仍然持續，內戰再起的危機確實存在。河內宣佈預定在九月底前撤出所有部隊，已使以談判解決高棉問題的努力加快腳步。我們主要的目標是務使越南軍確實撤離，防止赤柬再掌權，以及提供高棉人民真正自決的機會。

我們相信，有可靠的國際見證為後盾，並在聯合國主持之下達成廣泛協議，是達成上述目標的最佳途徑。

我們相信施亞努親王的領導，是高棉在和平的狀態下，建立獨立自主國家的過程中不可或缺。因此我們已請求國會授權，提供更多援助給非共的反抗軍。此種援助可強化施亞努親王在目前政治過程中的地位，並且增加確保赤柬不再執政的解決方案能順利達成的機會。

在檢討解決太平洋現存衝突的可能性的同時，我想提醒各位注意一些蘇聯政策的新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大部份期間，蘇聯在亞洲的行動只有以不懷好意來形容。莫斯科部署了可怕的軍力，足以將海空軍力量深入太平洋。

三年前，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在海參崴宣佈了對蘇聯在亞洲利益的新作法。在緩和中共（共）蘇邊境緊張關係，蘇軍撤出阿富汗，及影響越南的自我克制之後，戈巴契夫終能在最近訪問北平。布希總統歡迎此一發展。這證實，只要莫斯科改變其軍事恫嚇及支持侵略的政策，蘇聯是可以有積極的作為的。

現在是蘇聯以新行動配合新思想的時候了。莫斯科應終止對日本北方領土的佔領。海參崴也應如戈巴契夫三年前所提議的，成為自由港。特別經濟區亦應如戈巴契夫一年前之提議，在蘇聯遠東地區蓬勃興起。希望蘇聯能共同合作，解決韓國與高棉的緊張與敵對情勢。

## 結語

一位政治哲學家曾寫道：「世上沒有比率先引介一種新秩序更難以掌握，更需要冒險行事，却最無成功把握的事了。」然而，今天在太平洋與東亞，一如在歐洲，我們面臨了無可避免的建立新秩序的挑戰。

其間會有危險，會有困難，但我相信，雖有這些未知數，但一個自由、繁榮且安全的太平洋的報價，是垂手可得的。為此必須建立新的太平洋合作關係，並以與日本分享全球責任為基礎。我們還需要新的機構組織來加強太平洋邊緣的經濟合作，並注意仍威脅著太平洋和平的衝突點。

且下面幾句話結束今天的講演。我相信召喚我們邁向太平洋命運的終極因素，應不止於認定其物質上的利益；而是一個創新的和諧觀念，是不同國家各行其是，但基於某些原則而結合在一起的產物。那是確信我們可創建一個向世界其他地區敞開大門的太平洋社會的信念。簡言之，就是自由的人民共同努力，終有使我們這一區域自貧窮與衝突的歷史包袱中解放出來的信念。這是我們對未來的展望，為此我們今日提出新的太平洋合作觀念。（完）